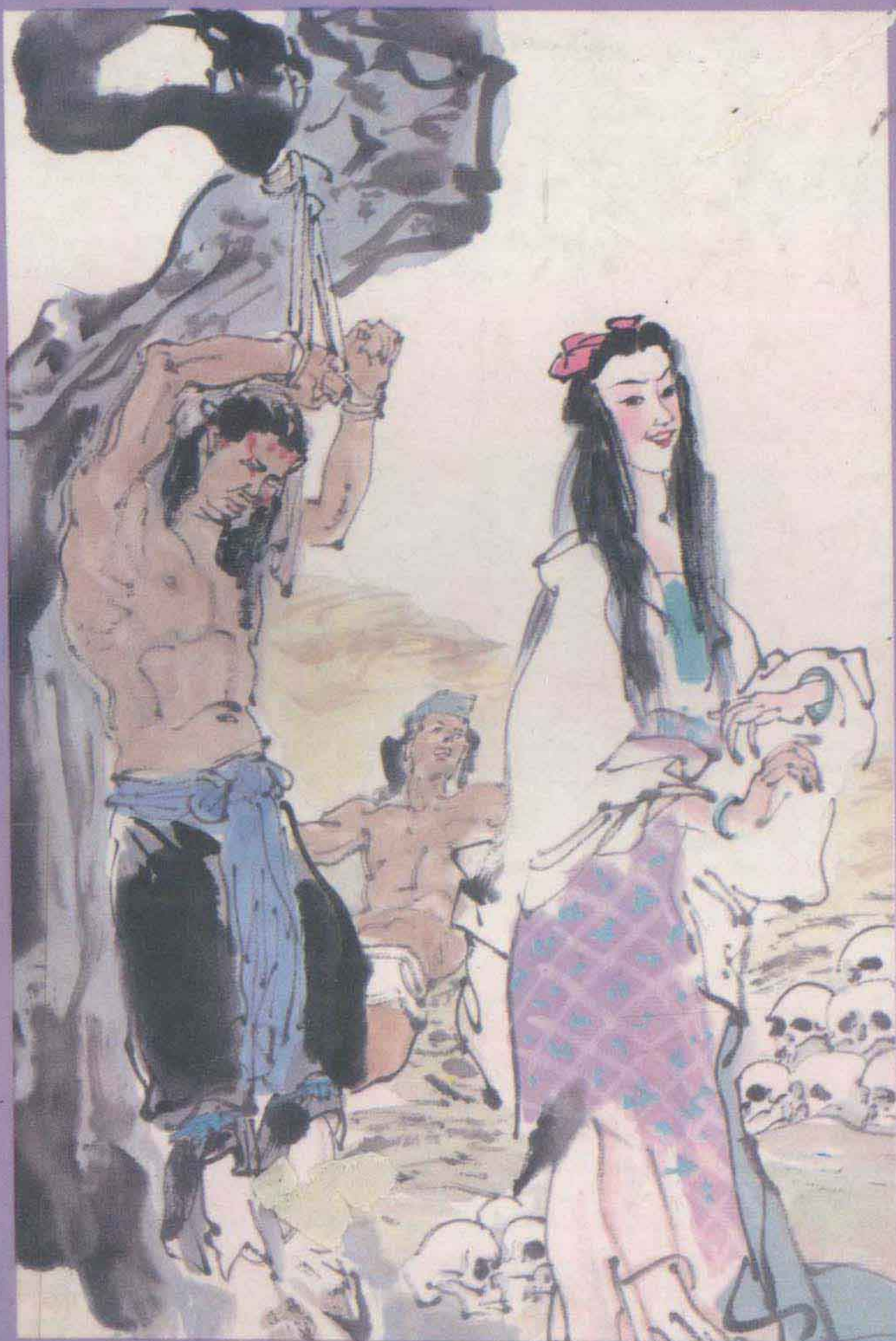


金庸著 名人物传记系列之六



风流女魔  
梅超风

中

武侠精品

# 风流女魔梅超风

查良居士 著

(中册)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何、鲁二人识得厉害，慌忙退后。哪知陈玄风是虚晃一招，以“摧心掌”将他们吓退，折身施展轻功一溜烟逃去。

待铁扇书生何从、铁拳霸王鲁威止住退势再要追赶，铜尸陈玄风早已无影无踪。

铁尸梅超风和叶青青并未走远，就等在镇外野地里。

铜尸陈玄风赶上，三人商量一下，决定先在林中露宿一夜，明晨上路。叶青青吃下梅超风递来的干粮，又累又乏，依在一棵树下沉沉睡去。

陈玄风与梅超风依在一处，小声道：“师妹，若不趁夜把叶青青送到逍遥馆，可得小心着铁扇书生和铁拳霸王来抢人。”

梅超风道：“你说他们还会管人家的闲事？”

陈玄风道：“铁扇书生和铁拳霸王素有侠名，以侠义道自居，若能从咱们手里救下叶青青，岂不是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，他们怎么肯错过？”梅超风点了点头，忽然吃吃笑了起来。陈玄风道：“师妹，你在笑我吗？”梅超风白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有什么好笑的。”又不禁笑起来。

陈玄风却嘿嘿笑起来，道：“是什么事这么好笑，说给我听听。”

梅超风笑了一会儿，道：“我发现呀，那个铁扇书生看上了叶青青。”

陈玄风摇头道：“我不信，叶青青受姓鄂的迷惑，没准儿已经失身，铁扇书生何从在江湖上响当当的名头，怎会要她？况且她还是乌血宫弟子。”

梅超风道：“这个你可不懂了”铁扇书生是一见钟情，瞧他望着叶青青的眼神就知道了。”

陈玄风道：“我怎么没有瞧出来？”

梅超风又白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是粗心汉嘛，再说，女孩儿家天生对这种事很敏感的。起初，何从是可怜她，渐渐发现她太软弱，处处受人约束，再经咱们这一搅和，他一定会由怜生爱。”

陈玄风不以为然，道：“你们女人就会乱猜乱想乱琢磨。”

梅超风恼他，不再出声，心里却想：世上的事可也怪得很，强悍的女子，多半有一个软弱的丈夫，象铁扇书生那样叱咤江湖的男人，偏偏会喜欢叶青青这样无助而可怜的女孩儿。

陈玄风忽道：“喂，咱们还是马上把叶青青送到逍遥馆吧。我看明天铁扇书生和铁拳霸王肯定会阻在逍遥馆门外，他们结交很广，武功也不比咱们弱，何必自找麻烦。”

梅超风道：“而且那个厉血衣也会去的，他此刻想必正在寻找何从和鲁威，然后就会跟踪他们。”

陈玄风道：“不错，他们三个人肯定会大打一场。”

“不可能！”梅超风道：“依照厉血衣在酒楼上为人做事的本性，又凶猛，又狡猾。当他发现叶青青并不在何从和鲁威的身边时，绝不会迫他们说出叶青青的下落，因为他心里清楚得很，铁扇书生和铁拳霸王这种硬汉一向不畏强暴。

陈玄风道：“所以他会跟踪他们，直到叶青青出现。”

梅超风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明天，当厉血衣发现叶青青并不在铁扇书生和铁拳霸王手里，却与咱们夫妻一齐出现，一定会大吃一惊的。”

陈玄风道：“他们都来抢叶青青，咱们岂不是很被动，要知道，单打独斗，厉血衣可比咱们强得太多啦！”

梅超风笑道：“别忘了还有个逍遥公子，他总不会把嘴边的肥肉放去吧？他会与咱们联手，三比三，谁胜谁负可就难说了。”

陈玄风沉默了一会儿，叹道：“我看还是今夜就把叶青青送去为好。”

梅超风一怔，忽然冷笑，道：“我早该猜出，你并不希望厉小娇上当失身给鄂处侯。哼哼，我早该猜出。”

陈玄风垂下头，道：“你若杀她报仇，我不反对，甚至可以亲自动手。可是用这种手段去折磨一个未嫁的姑娘，未免太……”

“太狠毒，是不是？”梅超风横了他一眼。

陈玄风道：“而且叶青青也很可怜。”

梅超风又开始冷笑，讥讽道：“杀人不眨眼的铜尸居然知道怜香惜玉。我之所以这样对她，是因为我不会忘记，姐姐当年是被她爹爹遭践至死，我要以牙还牙！倘若现在叶青青出现在逍遥馆，也许厉小娇尚未失身就认清鄂处侯的为人，说什么也不能冒这个险。你不希望她失身，但是我希望。”

陈玄风微愠道：“别忘了，你也是个女子！”

梅超风道：“报复一个女子，使她受骗失身是最好的方

法！天赐良机，让叶青青出现。明天当厉小娇自觉最幸福的时刻，她会突然发现，鄂处侯原来是一个专门玩弄幼稚少女的花花公子，她就成了最不幸的人。”

她越说越兴奋，仿佛已经看到厉小娇痛不欲生的下场，道：“她一定受不了这个打击，她会发疯，会自尽，会与鄂处侯拼命……总之，她的下场极为悲惨！”

陈玄风沉声道：“咱们逃出桃花岛，究竟是为了终生厮守，还是为了《九阴真经》，或者仅仅是为了报你的家仇？”

梅超风望着陈玄风，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，这个貌似强悍的男人原来如此软弱，他就是自己的丈夫？

她的目光变得温柔，温顺得象只羔羊，伏进陈玄风的怀里，柔声道：“师哥，你是不是开始讨厌我？”

陈玄风张了张嘴，却什么都没有说。

逍遥馆的正门两侧永远有四个彪形大汉守卫，而且还有两对石狻猊，狰狞可怖，单看这阵式，已很少有人敢不自量力往里闯。

但对于黑风双煞来说，敢上前阻挡的四个彪形大汉无疑更不自量力。

天气很好，丽日当空，万里无云。好的天气往往带给人好的心情。

铁尸梅超风的心情显然比天气还好十倍，因为她马上就要看到一幕自己亲手操纵的悲剧。不过对她来说，无疑是一出喜剧。

她的心情好，对四个敢于拦路的彪形大汉就格外客气，

妩媚的眉眼更加妩媚，悦耳的声音比百灵鸟更为动听。

她春天般笑问：“我们不是来打架的，是来拜访鄂公子的，他在吗？”

他们当然还认得昨天在这里送来厉小娇的黑风双煞。当中黑大汉嘎声道：“三位有何贵干？”

梅超风有些不放心，扔过去一包足有五十两的银子。才笑道：“请进去通禀，就说乌血宫叶青青求见。”她瞟了身后的叶青青一眼。

叶青青含羞垂下头，又勇敢地抬头道：“烦劳大哥去请鄂公子出来。”

黑脸大汉看到叶青青，揣测一定又是鄂处侯勾搭上的—朵“野花”，又掂了掂手里的银子，表示同意进去通禀。

梅超风还有些不放心，走过去小声问：“这位大哥，我昨日送来的厉家小姐，夜里不知睡在哪里？”

黑脸大汉放浪地一笑，低声道：“那小姐儿昨夜已被我家公子开了苞儿。”

梅超风大喜，道声多谢。黑脸大汉转身走进去。

这时，远远地跑来两人，看他们步子迈的虽然不大，但速度极快，眨眼已到门前，正是铁扇书生何从和铁拳霸王鲁威。

鲁威叫道：“黑风双煞，你们快放开叶姑娘，否则休怪我的拳头不会客气！”

叶青青吓得躲到梅超风身后，梅超风安慰道：“别怕，有姐姐在，他们不敢逞凶。”

铁扇书生何从二话不说，就向叶青青纵来。梅超风劈

面就是一爪，何从以掌格开，二人都是一震。

梅超风冷笑道：“果然好功夫。”“呼呼”又是两爪抓出。

铁扇书生只觉劲风扑面，心想：难道这就是传说中能裂脑破胸的‘九阴白骨爪’么？”持扇招架。

陈玄风和鲁威也战在一处，四人捉对恶斗。梅超风脚下挪动，一直挡住叶青青，不让何从靠近。

何从使开三十六路铁扇点穴绝技，招招不离梅超风周身大穴。梅超风对点穴之术虽不甚精通，但自幼得到东邪黄药师真传，防御极为得法。

铁扇书生心中焦急，生怕逍遥公子万一出来，事情可就难办了，便延着胃阳明经线，关门穴、天枢穴、归来穴、气冲穴，向下点到双腿髌关穴、伏兔穴、阴市穴、梁丘穴、犊鼻穴、足三里穴、丰隆穴，一路点去。

时而又点足少阳胆经环跳穴、风市穴、膝阳关穴、阳陵泉穴，以及足太阴经血海穴、地机穴、阴陵泉穴等诸穴，铁扇只不离梅超风双腿大穴。忽而又铁扇张开做刀式，去削她的两足。

何从意在打乱梅超风下盘步幅，进而乘机转到身后去见叶青青。梅超风一时不适应对方这种打法，步伐渐乱。

就在此时，逍遥府大门开启，鄂处侯率领手下八大金刚走了出来，看到门前黑风双煞与两个高手正在激战，不觉皱了皱眉。

叶青青看到鄂处侯，就想马上扑过去诉苦，但眼下这么多人在场，她一个姑娘家怎好如此放浪，便忍住了，只是含情脉脉地唤了一声：“鄂公子。”



鄂处侯看到叶青青，喜出望外。昨天深夜张二拖着鲜血淋淋的右臂逃回来，诉说发生的事情，鄂处侯只能自叹与叶青青无缘，当时正与厉小娇云雨过后，心思尚在厉小娇身上，就转身回房去了。

此刻叶青青意外出现，鄂处侯怎能不高兴，大步赶过来，道：“青妹，我想你想得好苦。”

梅超风用眼睛余光看到鄂处侯过来，就倒纵过去，扶起叶青青转到鄂处侯身后，道：“姓鄂的，这人来抢你的青妹，你看着办吧！”

鄂处侯尚在发愣，铁扇书生何从已奔过来，叫道：“放下叶姑娘！”

鄂处侯双目瞪起，心想：是什么人如此大胆，敢在老虎嘴边拔毛。”一拳打去。

铁扇书生何从用左臂一挡，右手铁扇戳向鄂处侯左胸天池穴，道：“你就是鄂处侯吗？”

鄂处侯侧身避开，还以一掌，道：“正是鄂某，你又是谁？”

何从大声道：“我就是铁扇书生，今天特来教训你这个风流浪子，劝你不要打叶姑娘的主意，否则……”

鄂处侯不容他多说，已经猜出八九分，忙喝令八大金刚中的四人围住何从，自己脱身而出，去找叶青青。却看到梅超风拉着叶青青往门里走，守门的四个大汉不知该不该拦，就任她们走了进去。

鄂处侯并不相信梅超风两次三番带来他喜欢的女子是为了他，就大叫：“拦住她！别让她进去！。四个大汉和四

大金刚转身向门里追赶。

梅超风拉着叶青青正往里走，忽听身后衣物破空的风声，心知有人偷袭，忙向旁跳开，回身就是一记“摧心掌”。

“嘭”地一声闷响，梅超风与来人对了一掌，顿觉身遭剧震，蹬蹬倒退几步，定睛看去，不觉“啊”了一声。

叶青青惊道：“厉师哥！”

偷袭的人正是乌血宫三位师哥之一的厉血衣。梅超风心想：厉血衣，是我小看了你。本以为你会在门前混战时露面，原来已潜入逍遥馆守着我们。

厉血衣双目象刀子般，道：“叶师妹，你过来！”一步一步走过来，梅、叶二女就一步一步向后退。

这时，四大金刚和四个守门的大汉追了进来。梅超风急中生智，叫道：“他是乌血宫门下，奉命来捉拿叶姑娘！”

四大金刚均知叶青青是鄂处侯喜欢的女子，都想立功，就把厉血衣围在当中，二话不说就打起来。四个守门的大汉也加入战群。厉血衣虽然神勇，一时间却无法脱身，他自忖叶青青不会逃出逍遥馆，就有心先杀几个逍遥馆的人，煞住鄂处侯的锐气。

梅超风拉着叶青青朝里走，却想不识路径，就折身把黑脸大汉拎了出来，道：“快带我们进里面躲避。”

黑脸大汉见她拎起自己简直比拎只鸡还容易，心下骇然，道：“好，好，跟我走。”

三人匆匆走进逍遥馆深处。只见到处是亭台楼阁、奇

花异草，梅超风心想此处竟比桃花岛还要美，这位逍遥公子当真逍遥得很。只可惜处处显露人工雕琢之迹，比起桃花岛出自天然、稍加修饰的风景，显得俗媚了些。

梅超风道：“去带我们见厉大姐姐。”

黑脸大汉道：“对不起，公子吩咐过，任何人不准进逍遥楼。”

梅超风道：“厉大姐姐住在逍遥楼吗？好，你只须把我们带到逍遥楼外。”

黑脸大汉略一迟疑，心想反正叶青青迟早也要住进逍遥楼，早一时晚一时公子也不会怪罪，便点了点头。

一路之上曲曲折折，经过至少四道关卡，黑脸大汉出示了四块不同的腰牌，才顺利来到逍遥楼前。

黑脸大汉道：“这就是逍遥楼。”说罢扭头就走。

梅超风和叶青青朝楼门走去。

门里闪出两个带刀男子，喝问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如何闯到这里？”

梅超风指着叶青青，笑着：“这位是叶青青叶姑娘，你们公子的好朋友，眼下有人来抓她，不知能不能在楼里暂避一时呢？”

“不能！”一个男子道：“没有公子令牌，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逍遥楼！”

叶青青悄悄一拉梅超风，道：“姐姐，咱们就在外面坐一小会儿吧，不要坏了这里的规矩。”

梅超风诡异地一笑，朝两个男子走去。两个男子厉声道：“站住！否则格杀勿论！”

梅超风吃吃笑道：“我这里有你们公子的令牌，不信你们看！”一边假意掏令牌，一边接近楼门。

两个男子还在半信半疑，梅超风已经走近，突然出手，扼住他们的咽喉，微一用力，两人喉骨碎裂，瘫软下去。

叶青青跑过来，吃惊道：“姐姐，你干嘛杀死他们？”

梅超风拉起叶青青就往里闯，冷冷道：“他们拦住咱们的路。哼，无非两个奴才而已。”

叶青青含泪道：“奴才也是人呀，都是因为我。”

梅超风奇怪地瞧着她，道：“乌血宫视人命如草芥，你到底是不是乌血宫门下？”

叶青青畏畏缩缩，道：“是……是呀，不过人家从未杀过人，也没见过杀人，这是头一次嘛。”她还想那两个男子临死时的惨状，不禁打个寒战。

梅超风自觉好笑，喃喃道：“真是个雏儿。”叶青青道：“姐姐说什么？”梅超风道：“没什么，快走吧，姐姐带你去见一个美女。”

叶青青诧道：“鄂公子这里有什么美女？”

梅超风哂道：“你真的以为鄂处侯是个正人君子吗？你错了，他风流成性，遭踏的良家女子数不胜数。”

叶青青睁大眼睛，道：“你胡说！”

梅超风哼道：“胡说的是那姓鄂的，他最会花言巧语了，眼下我就带你去见他昨晚刚收下的美女。”叶青青虽然不信，但却想看一看梅超风所说是真是假。

从楼梯下面过来两个丫环，见到梅、叶二人，均是一惊，道：“你们都是新来的吗？”

梅超风点头笑道：“是呀，我们刚到，想拜访公子的新宠厉小姐。”

丫环抿嘴笑道：“公子还说要瞒她哩，又叫你们来这里，岂不是串帮了么？”

另一个丫环道：“今天与昨天可不同，昨天要瞒她，今天就不必了。”

前一个丫环道：“怎么讲？”

后一个丫环道：“昨天厉小姐还是个黄花闺女，公子自然要哄她，说只喜欢她一个。如今她已是公子的人，就算知道公子风流，却已是生米煮成熟饭，顶多大闹一场了事。”

前一个丫环道：“有道理，哭天抢地的场面咱们至少见过十几次了，不稀奇。唉，做女人就是这样，身子交给男人，这辈子算是跑不掉了，闹够了，还不是得学乖。”

梅超风道：“快带我们去见厉小姐吧。”

两个丫环应了一声，又往楼上走。叶青青虽然少谙此事，但已约略听出丫环在数说鄂处侯风流放荡，却在心里存一分奢念，希望她们说的是玩笑话才好。

两个丫环推开一间房门，道：“厉小姐，有人来看你啦。”就想走。

梅超风拉住她们，用力推进屋中，然后反身关上门。丫环惊道：“啊哟，你好大力气嘛！”“你推我们进来做什么？”

梅超风随手在一张木椅上一拍，木椅立时粉碎，道：“闭嘴，别惹恼了姑奶奶。”两个丫环见她竟有这般武功，都吓得不敢出声。

厉小娇听到声音从里间走出来。这一夜，她已从纯真

的少女变成妇人，容貌虽然依旧，但已有了少妇的丰韵。

看到梅超风，厉小娇一怔，道：“是你？”

梅超风不动声色，笑道：“妹子，昨晚鄂公子待你还好吧？”

厉小娇想起夜里与鄂处侯的缠绵，不觉粉面羞红，微愠道：“我们的事，不必你来操心。”

梅超风咯咯笑道：“你说对了，不必我操心，不过倒有一个人想不操心都不行。”她把叶青青推到厉小娇面前。

叶青青的身子有些发抖，颤声道：“你是鄂公子的什么人？”

厉小娇无比骄傲地说道：“我是他的未婚妻子。”说出这句话，她的脸有些发烫。

叶青青浑身发冷，大声道：“不可能，他说过要娶我的！”

厉小娇也觉察不妙，诧道：“你又是谁？与鄂大哥有什么关系？”

梅超风生怕她们纠缠不清，拉回叶青青，吃吃笑道：“厉大小姐，这位叶青青叶姑娘才是鄂处侯要娶的人，你上了他的当！”

厉小娇不相信，抓住丫环的胳膊，道：“告诉我，她为什么要这样胡说？”丫环支支唔唔，不知道怎样回答。

梅超风抓住丫环的肩，冷冷道：“从现在开始，说出鄂处侯十件风流事，不准停，否则要你的命。”手指用力，丫环痛得叫了起来。

在梅超风的威逼之下，丫环只得一一说出鄂处侯的风流韵事，每件事之间都不必细想，说得甚是流畅，想必是

逍遥公子风流事太多的缘故。

丫环的话越多，厉小娇的脸就越苍白，手抖得越厉害，最后忍不住叫道：“姓鄂的，我恨死你！”就晕了过去。

梅超风觉得身子发沉，原来叶青青晕倒在她身上。她冷笑一声，把叶青青推到一边，然后拉门走出。

楼下传来咚咚脚步声，就听到鄂处侯叫道：“梅超风，我要杀了你！”

眨眼之间，鄂处侯就冲到楼梯上。梅超风不想和他斗，就闪身到楼外长廊，然后飞身而下，扬长而去。

鄂处侯持着剑四处搜寻，忽闻耳后劲风，忙向前纵出，反手“二郎担山式”，剑向后撩，“咣”地挡开身后兵刃。

回头一看，竟是叶青青发疯般持柳叶刀砍来，叫道：“杀死你！”

鄂处侯以剑挑向她的右肋，想迫她退后，哪知她竟使出拼命的招式，一刀劈向他的头顶。

鄂处侯见她如此，心中大骇，慌忙收剑挡住一刀，然后闪身逃进一屋，不偏不倚，正巧是厉小娇住的房间。

两个丫环已把厉小娇抬到床上，正在呼叫。鄂处侯见她昏迷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上前替她掐人中，道：“小娇，你醒醒，我好心疼！”此际他尚不忘记甜言蜜语。

这时，叶青青也冲进来，持刀朝鄂处侯扑来。鄂处侯无路可逃，只得纵身撞破窗户，跳到楼下。

厉血衣正冲到此处，刀上沾着血污，一滴滴落下。看到鄂处侯，厉血衣挥刀削来，刀速极快，鄂处侯来不及还手，只得就地来个“老驴打滚”，滚出丈外。

逍遥公子跳起来，心中恼羞，他还从未如此狼狈过，持剑想与厉血衣一决高下。可是他还没有站稳，厉血衣的快刀又已杀到，“刷刷刷”一边三刀，几乎同时砍向鄂处侯的头、颈、软肋。

鄂处侯且退且用剑格挡，越打越心惊，他知道厉血衣是乌血宫三位师哥之一，但并未料到厉血衣的武功比另两位师哥卢老衣和楚天衣高出这么多。

他无心恋战，屡次想溜掉，但就是冲不出厉血衣的刀影。正在焦急，两大金刚呼喝着冲来，浑身是血，见到厉血衣就没命地乱砍。

原来围攻厉血衣的四大金刚中已有两大金刚被厉血衣杀死，守门的三个大汉当然更无幸免。

两大金刚与鄂处侯三人联手大战厉血衣，却依然占不到半分便宜。而且不出十招，两大金刚又各中数刀，虽不致命，但鲜血淋漓，极是骇人。

鄂处侯的衣襟也被划出两道半尺长的口子，吓得他面如白纸。此刻他已毫无斗志，只想脱身，可惜厉血衣的刀实在太快，身法实在太敏捷，每次都能及时把鄂处侯堵住。

再说叶青青执刀追杀鄂处侯，见他跳楼，也不多想，跟着就要往楼下跳。丫环一片好心，拼命拉住她。

叶青青毕竟有武功在身，三挣两挣就挣脱开丫环的手。可是丫环重又缠上。叶青青此刻心智大乱，再不似平日那般斯文，施展擒拿手法把丫环的手反抓住，一腿扫倒在地，然后飞身从窗口纵出去。

逍遥楼修得很高，二楼窗口离地足有三四丈，逍遥公



子鄂处侯跳下去没什么，但叶青青轻功并不怎么好，又在火冒三丈，平时的轻功大打折扣，直向楼下坠去。一旦坠地，重则丧命，轻则腿折。

可是叶青青已顾不得这些，一面跳下，一面叱道：“鄂处侯，我要杀你！”

厉血衣听到叫喊，回头看到叶青青从楼上坠下，情知不妙，急忙施展“燕子三抄水”的绝技，三步就纵到楼下。

这时叶青青已落了下来，厉血衣不敢硬接，便用肩膀在她背上轻轻一撞，卸了坠势。叶青青斜着落到草地上，晕了过去。

厉血衣过去抱起叶青青，转头叫道：“姓鄂的，我师妹若有个三长两短，就要你的命！”

可是哪里还有鄂处侯的影子，他早已趁乱溜走了。

两个金刚却是实心眼儿，想为同伙报仇，又舞刀冲过来。厉血衣正在发怒，当即迎上去，身形一晃，让开两刀，还以“马破双浪”，向左右削出两刀，正正削开两大金刚的头盖骨。

厉血衣杀了两大金刚，瞧着怀里昏迷不醒的叶青青，冷漠的眼睛里竟多出几分关切，叫道：“师妹，你醒醒，你千万不要有事！”然后为她推血过宫。

叶青青慢慢睁开眼，有气无力道：“厉……师哥，我……”

厉血衣柔声道：“不要说了，没人会怪你。你平安，我很高兴。”

叶青青合上眼睛，泪水顺着眼角淌出，哽咽道：“我……”